

1949-1979

广东中、短篇小说选

第三集

(七十年代)

1949—1979
广东中、短篇小说选
第三集
(七十年代)

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38毫米32开本 15印张 1插页 318,000字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8,000册

书号 10111·1184 定价 1.25元

编者的话

去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恢复活动后不久，就决定编选建国以来我省的小说、散文创作集，用这套选集推倒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所谓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和“空白论”，并作为本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三十周年的一份献礼。

截至今年二月止，共编选了老、中、青作者的中、短篇小说三集，散文、特写一集。这些作品，用不同的形式和风格，从各个方面表现了解放以来我省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焕发的精神面貌；反映了我省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、兴旺；显示了我省文学队伍的发展和壮大。

选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，有的已收入专集或结集出版，在读者中留下不同程度的印象。这次编选时，个别篇章曾由作者或编者作了某些修改。为了使读者能看出时代脉络的发展，全书目录编排以发表或出版时间（也参照内容）为次序。中、短篇小说部分按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分装为三册；散文、特写部分合装为一册。

三十年来，我省的小说、散文创作数量丰富，人材辈出；但因人力、时间、篇幅的困难及材料搜集等许多限制，这次收入选

集里的作品只能代表其中的一部分，肯定还有遗漏欠妥之处；所选的作品也未必都能代表作者的水平。我们在此特向作者和读者深致歉意。

三十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回顾以往的岁月，我们的文学事业和队伍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是经受住严峻考验的，在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惨无人道的摧残压迫下也没能把我们打垮、砸烂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文艺得解放。在今后更长的日子里，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，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，再接再厉，沿着新长征的道路奋勇前进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吧！

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

一九七九年二月

目 录

禾苗正绿.....	陈向阳 (1)
映山红.....	梵 杨 (15)
“半边天”小传.....	赖济煌 (40)
对抗赛.....	梁 信 (54)
小理发师.....	林廷荣 林慧泉 (69)
落地生根.....	李前忠 (79)
公社食品站.....	程贤章 (90)
生命线上的哨兵.....	张瑞龙 (104)
台风到来之前.....	林松阳 (117)
考试.....	陈庆祥 (132)
枇杷成熟的时候.....	廖红球 (142)
跳高架旁.....	黄虹坚 (154)
婚礼.....	江 泉 (166)
半夜枪声.....	王杏元 (181)
水乳交融.....	何 芷 (218)
山鸣谷应.....	伊 始 (222)
风雨黎明.....	方 亮 王文锦 (246)

元元奇遇记.....	陆镇康 (267)
温暖.....	黄天源 (277)
女婿.....	陈国凯 (288)
星光下.....	岑之京 (311)
春水满了.....	仇智杰 (321)
看得见的电流.....	杨干华 (329)
长生水.....	章以武 未 燎 (335)
姻缘.....	孔捷生 (344)
波浪.....	黄庆云 郁 茹 茜 菲 (362)
啊, 书.....	杨文志 (378)
起步.....	余松岩 (389)
姐姐的爱情.....	许显良 方 亮 (394)
锁王传略.....	孔捷生 (412)
杧果的怀想.....	郁 茹 (426)
两任所长.....	郁 麓 (441)
我应该怎么办?	陈国凯 (450)

禾 苗 正 绿

陈 向 阳

阿志在小学里读五年级，已经十二岁了。学校里放农忙假，他要求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。生产队副队长大海是阿志的父亲，他见阿志个子虽还矮小，但身子骨儿满结实，干起活来也认真，心里高兴，就对儿子说：“好呀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，你来劳动锻炼，很好。”凑巧这时队里的母牛产了崽，张大伯一个人忙不过来，队里便把一只大牛犊分给阿志放牧。

阿志放牛，十分落力，把牛养得饱满精壮。有一天放牧时候，有个孩子走过来想骑牛玩，阿志不让他骑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牛是养来耕田的，不是养来玩的，谁也不能骑。”那个孩子撅起小嘴说：“嗤，才当了两日牛倌，就说起官话来。虾仔也要飞啦！”阿志反驳道：“养好这头牛，是我的革命任务。我不怕人骂！”

一天晚上，大队召开饲养员座谈会，要大家管好牲畜，保护庄稼。阿志在会上没有发言，心里想：“我是个小学生，应该用心管好牲畜，保护庄稼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阿志把牛放在大堤内坡，他望着堤下整整齐齐的禾苗，心想：“这么好的禾苗，是大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可不能让牛吃掉半棵啊！”他把牛绳拉紧，寸步不离地跟在牛屁股后

面，待那头牛吃草吃得肚子圆鼓鼓的，才把它牵到堤围内的一个水塘里，让它泡水。这个水塘种过莲藕。前些时候，人们把水抽干，挖了莲藕，这时还没灌满水，塘边袒露着一大片半干湿的泥滩。

阿志在大堤的树荫下，举目四望，眼见禾苗正绿，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他心里一乐，把衣服敞开，一手扯着衣角，一手拿了条小青竹，在身后扬着。

这时候，生产队长林松和大海两个人，正扛着锄头走来。大海看见儿子在学演戏，担心他管牛不用心，便再三叮嘱：“现在禾苗绿油油的，牛见了嘴馋，要把牛看管好，别贪玩呵！”

阿志用手中的青竹一指，快活地说：“爸爸，它已经吃饱了青草，现在连禾苗也懒得吃啦！”

林松看见那牛又肥又壮，连声称赞道：“这牛牯越来越壮，阿志干得真不错。”

阿志听了，笑得乐滋滋的。

他们走过了。阿志放眼四野，只见在艳阳照耀下，禾苗一望无际，闪闪发光；微风吹过，好象扬起绿波的海洋，他心花怒放，张开嗓门放声唱了起来：

“天上飘浮的云彩，

多哟！云彩多哟，

不如咱们公社的羊群多……”

歌声飘荡在田野上。在附近除田基草的一个干瘪老头，向这边瞪过来一眼，接连发出几声干咳。

阿志朝那发出咳嗽声的方向望过去。他一看见那老头，心里就本能地厌恶起来。他记起那家伙昨天除田基草，有意把大块干泥头抛下田里，压坏禾苗，心想：“这些反动家伙，真是人还在，

心不死呀！”

那个干瘪老头就是地主分子李金。解放前，他专门吮吸贫雇农血汗，穷人憎恨他，给他起了个“蚂蟥金”的绰号。蚂蟥金因为搞反攻倒算活动，前几年又被群众斗争过。贫下中农恨死他，说他是“墨鱼肚，鸡泡*心”的恶毒家伙。

阿志走到蚂蟥金除过草的地方，察看了一会，发现有一块泥头压着禾苗。他把泥头挪开，扶正禾苗，然后用他手上那根青竹指着蚂蟥金的鼻尖骂道：“你又故意用泥头压坏禾苗了！下次再搞破坏，就发动群众斗你！”

蚂蟥金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是，是，是。我不是有意破坏，不是有意，不是有意……”

“你这鬼地主，不老实！”

蚂蟥金应道：“我老实，我老实……”他把那双狡猾的小眼珠滴溜溜一转，向周围瞄了一下，就低下头继续慢吞吞地拔他的田基草。

阿志回到堤上，看见牛还在舒舒服服地泡水。他想，现在自己年纪小，只能看看牛，再过几年，长大了，就能开拖拉机啦！开着拖拉机，多有意思呵！到了收获季节，大片大片地收割金黄色的稻子，多带劲呵！他把竹帽当作方向盘，上身稍微向前倾着，装作开拖拉机样子，张开喉咙，“嘟嘟”的喊了两声。

“哟！哟！用力推哟……”忽然，从河那边传来了呼号。阿志望过去，只见那条小河有一艘载满货物的木船，在拦水的石坝上搁浅了，船工们纷纷下水把木船往上游推去。

“呵，他们怎么向那边推呀？那边石头多。唔，他们一定是

* 鸡泡鱼即河豚，这种鱼的肝、卵巢和血液中有剧毒。

不明水下情况的外地船工。”阿志急了起来，双手拱住嘴边，大声呼喊：“船要往回推呵！”

可是船工们没听见。

如果不及时把这只木船推开，过一会退潮，石头就会把木船顶破。阿志想到这，皱着眉头。他连忙脱了衣服，要走过去帮忙，但又想起水塘里的牛，便马上走到塘边，寻着牛绳，把牛稳稳地绑在塘边的木桩头上。

接着，阿志便跑到河边，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水里，游到船边。他双手扳着船旁，气咻咻地对船工们说：“同志，方向错了，往回推才没石头！”船工们看见这孩子厚厚实实，一片诚心，不由不全听了他的。“哟！哟！哟……”阿志和大家一齐出力，好一会，终于把木船推到了水深的地方。

“小朋友，多亏你哩！”船工们乐呵呵地向阿志说道。

“该做的事，有什么好谢的！”阿志说完，便游回岸边，上了岸，在沙滩上翻了两个筋斗。他回到堤上一看，呵！那头牛牯不见了。再看看禾田，有些地方的禾苗给牛践踏过。霎时，阿志耳朵里象是钻进了几只蜜蜂似的，“嗡嗡”作响。他焦急地往四处张望，只见远处大路上，围了一堆人。他的牛牯也在那里。阿志心里发急，一手拎着衣裳，一手把竹帽往脖子后头一挂，就飞起脚步往人群跑去。

那里，正在掀起一场风波：

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，拉着牛牯拦在大海面前，高声问道：“大海，你说该怎样处理呵？”

拉着牛牯的人是阿发。阿发是个上中农。前些时候，他随便吃队里的甘蔗，被大海批评过几句，便一直对大海有成见。这时

他不酸不咸地说：“这头牛不知是谁人看的，吃了一分多地禾苗。大海，你是个副队长，要执正来处理呵！”

其实阿发早就知道这牛是阿志管的，不过故意这样说罢了。大海一看这牛，也认出是阿志管的。这个直肠直肚的汉子，从来就把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，怎肯给自己的儿子护短，便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管是谁，损害了集体生产，都一律按大家订的制度来处理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“损害生产，赔偿损失，天公地道呵！”阿发得意地笑了。

大海知道阿发笑中有意，觉得不是滋味，可是自己的儿子确有错误，只好把气咽回肚里。正在这时候，阿志奔过来了，湿淋淋的短裤还滴着水珠。他挤进人群，从阿发手中要过牛绳，就要赶牛。

大海正有气没处透，看见阿志这副模样，更是气上加气，便对儿子厉声骂道：“连一头牛也看不住，你的心哪里去了！还说是为革命种田哩，其实是殃了集体。”

阿志牵着牛边走边说：“我早先把牛绳绑得好好的，牛跑掉真是怪事！”

大海冲过去骂道：“还应嘴，扭你的耳朵！你的牛就是糟蹋了禾苗嘛，还有什么怪事不怪事！”

阿志挺一挺胸脯，吸了一口气，回过头来说：“就是怪事！你没调查研究，就不要乱放炮。”

阿发眨了两下眼睛，冷言冷语地对大海说：“副队长，阿志不认账，你看该谁赔呵？”

阿志听了，停住步回嘴道：“账该归我的我赔！不该归我的我就不认！官僚主义我不怕！”

大海觉得儿子的话有点刺痛了自己，瞪圆了眼睛说：“什么官

僚主义？你说谁？看牛不负责，损坏了庄稼，还想赖吗！”他边说边走过去，举起手来，正想一巴掌给阿志吃个耳光，但冷不提防，手被谁架住了。

那人说：“大海，有话慢慢讲，别动手呵！”

大海回过头来，见是林松，气就消了几分，但还粗声粗气地道：“不负责任，损害集体，你说该打不该打！”接着又冲着儿子训斥道：“你要好好准备，向社员检讨。”

阿志瞪眼望着老子：“我没有错，就是不检讨！”说完，就“咋！咋！”的喊了两声，赶着牛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大海望着儿子的背影，有气吐不出。

“副队长，何必怄气呢，认账不就得了？！”阿发看到大海光火了，又冷冰冰地捅了一句。

大海正想开口，林松却抢先说了：“别忙记账。调查调查再说。”经林松这么一说，阿发那才没趣地和众人一起散去了。

共产党员林松是个精明的人，这件事情引起了他的深思。他暗自琢磨：阿志这娃子看牛，从来都积极负责，今天出了事故，恐怕并不寻常，这事还得认真调查一下。林松想罢，便找阿志去了。

阿志鼓着腮帮，赶着牛，脚步急急地走着。走到村口，把牛赶下埭头。他越想越觉得受了委屈，一边哭着鼻子，一边给他心爱的牛牯洗澡，把牛背牛腿上的泥渍擦得干干净净。那牛牯用一双圆滚滚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，叫他忽然为自己哭鼻子感到有点丢人，便止住了哭，和牛牯对望了好一会，憨笑着，亲昵地骂道：“馋嘴鬼！”他看看牛快要放尿了，急忙跑回牛栏，挑来牛尿桶，接了大半桶牛尿，然后把牛放进涌里，又把牛尿分开两桶。他用衫袖擦了一下眼睛，便把牛尿挑到禾田，顺着习惯的次序，一瓢一

瓢地浇到田里。

在这当儿，阿志的一举一动，林松全都看见了。他想：“象这样热爱集体的好孩子，会放任自己看管的牛牯去糟蹋庄稼吗？刚才发生的事情，要认真调查一下，可不能把责任推到这小家伙身上啊！”

阿志浇完牛尿，默默走回涌边，看见林松正在把那头牛牯牵上岸来，又把牛绳拴在一株树上。

林松迎着阿志，和蔼地笑着问道：“阿志，哭过鼻子了吗？”

“嗤，谁哭鼻子！”

林松笑了笑，用他的大巴掌搭在阿志的肩膀上，跟着这孩子边走边说：“呵，没哭？那好。阿志，牛吃禾苗的事，你觉得奇怪吗？”

“松叔，奇怪呵！”阿志皱着眉头，拉着林松到一株树下蹲下来，一五一十地将他怎样把牛绳拴在木桩头上，又怎样去帮助人家推船的事，说给林松知道。“当我回到岸上，牛就不见了。”阿志说。

林松边听边点头：“你记清楚当时确实把牛绳绑好了吗？”

“牛绳是新的，我还多打了一个结。”

林松想了一想，又问道：“当时，附近有没有别人？”

阿志转动着闪亮的眼珠子，说：“有，当时蚂蟥金在附近除田基草，远处河基上还有一个人在割鱼草，好象是阿发。”

林松想：牛绳绑好了，牛为什么还会去吃禾苗？前天才强调要管好牲畜，今天牛就吃禾苗了。“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”。这件事的发生为的是什么呢？林松不住地思索：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呢？于是他对阿志说：“阿志，我看，这件事的背后就是有问题，我们应该进行调查研究。我们要冷静、沉着，要

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。”

林松说罢就走了。阿志继续把牛洗刷得油光水亮，然后牵牛到上游清水处，对牛喃喃说道：“牛啊牛，多喝清水，才好长膘。”

天快入黑了，阿志把牛送进牛栏，照料好一切，便回家去。他走过闸门楼，看见小伙伴阿华迎上来说：“呃，你爸爸贴了你的大字报呢！”

“呵！”阿志有点紧张。“贴在哪里？”

阿华着急地说：“贴在生产队部门口。你快去看看！”

阿志飞也似地跑到队部门口。果然，电灯光下，出现一张大字报，是大海写的。大海在大字报上批评阿志看牛失职，让牛吃了禾苗，又检讨自己教子不严。阿志读着，很是恼火，伸手扯着大字报就撕。“沙”的一声响，半张大字报就被撕了下来。阿志正要再撕，队部里炸雷般爆出一个声音：“谁撕大字报？”话音未落，大海就怒气冲冲跳出来。

阿志扬着手中撕下的大字报，大声说：“爸爸，你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没有发言权！”

大海瞪着眼训斥道：“什么没有发言权？你为什么要撕大字报！”

“牛吃禾苗，这件事的背后有问题。”阿志咬着嘴唇，把手中的大字报撕个粉碎。“你不去调查清楚，就要官僚！”

父子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林松来了。他站在几个看热闹的社员中间，留神地听着。只见大海吼道：

“我要官僚？”

“还要主观呢！”

“嗨，嗨！谁主观？”

“不去牛吃禾苗的地方查清底细，就骂人，还不是官僚加主

观！”

林松心里暗暗叫道：“这小鬼倒真有两下！”随即插进来说：“对，要到现场去调查研究，看有没有人要阴谋，搞破坏。”

远远躲在一旁察言观色的蚂蟥金，听林松这么一说，不知怎的耳朵“嗡”的一响，手里那把猪屎夹也拿不稳了，“匡啷”一声，跌在地上。

阿志顺眼望去，见是蚂蟥金，怒火满腔，大声喝道：“蚂蟥金，你偷听什么！快给我滚！”

蚂蟥金连忙点头哈腰应道：“是，我滚！我滚！”拾起猪屎夹就踉跄走开了。

看见蚂蟥金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林松心中更加有数。原来，他已经听了邻队的饲养员阿月反映，说阿志去推船的时候，她正挑着饲料在堤上走过，看见蚂蟥金在阿志绑牛的地方慌慌张张走上塘基，不知道干了些什么鬼勾当。

晚饭后，阿志回到牛棚的小楼，躺在床上，心里翻腾着日间发生的事，心里象有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，叫他翻来复去睡不着。他想起自己去帮人推船的时候，附近除了蚂蟥金再也没有别人。会不会是蚂蟥金放牛吃禾苗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眼前立即浮现着蚂蟥金那副象风干苦瓜一样的脸孔，不由自主地用脚跺了一下床板，念起他那不知从什么地方学来的顺口溜：

“青竹蛇儿舌，
黄蜂尾上针；
两般不算毒，
最毒蚂蟥金。”

张大伯坐着抽烟，听了不禁失笑起来：“阿志，还在琢磨牛吃

禾苗的事吗？”

阿志起来盘着腿坐着，对张大伯说：“你说，会不会是蚂蟥金搞的鬼？”

张大伯想了一下，才说：“要是蚂蟥金搞的鬼，就不难查出来。”

“你有办法？”阿志定神望着张大伯，生怕有一星半点听漏了。

“蚂蟥金这号人解放前就是根粪坑竹枝，又臭又坏。他嫖赌饮吹，无恶不作，全身不是这样毒便是那样毒。他右脚尾趾生了个大蛇疮，越医越烂，最后只好请西医开刀把尾趾割掉了。”

阿志说：“哦，原来蚂蟥金的脚尾趾是生蛇疮割掉的。”

张大伯敲了一下烟斗，继续说：“牛绑在木桩头上，那里净是半干湿的泥滩，有人解牛绳，就会留下一行脚印。如果是蚂蟥金搞鬼，右脚印就没有尾趾印。你有没有检验过？”

阿志兴奋地说：“大伯，你真想得周到！”说罢便跳下床，拿了手电筒，溜出牛棚，一个劲地往水塘走去。

这时，生产队队委正在开会，忽然有个社员匆匆走来报告，说看见蚂蟥金屋后蕉林里，有个黑影闪了几闪就不见了。林松、大海和民兵排长阿江他们听了，立即停止开会，摸黑走到蚂蟥金的屋前，见门关着，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。大海探头往屋里瞧，看见里面空无一人，他想撞门，被林松制止了。林松心细，发现后窗开着，明白蚂蟥金是从后窗爬出去了。但是，那家伙跑到哪里去了呢？

正当这时候，张大伯来了。原来他见阿志年纪小，担心他独个儿在夜里闯有危险，便找林松他们报告来了。林松从张大伯口中知道阿志到泥滩检验脚印，便和大海、阿江等人往水塘那边走去。

黑夜，繁星满天。阿志借着星光，沿着模糊的道路，高一脚

低一脚地走近那个水塘。秋夜的田野，虫声唧唧，显得格外宁静。突然，阿志发现前面有一个黑影在活动。他心里一慌，胸膛象揣了只小兔子，扑扑直跳。他马上伏下来，定神观察。呵，原来是一个人！他擦了一下额上汗珠，紧握着拳头，迅速往前走了几步，只见那家伙下了泥滩，一会儿，就响起了浇水声。

那个浇水的家伙正是蚂蟥金！

阿志怀疑的一点不错。这天上午，蚂蟥金看见阿志跑去帮助船工推船，心想，现在队委会反复强调管好牲畜，保护庄稼，大海喊得比谁都起劲，执行罚则又比谁都严格。眼前这牛是大海的儿子看的，要是这牛跑去吃了禾苗，大海今后说话，嘴巴就没那么响亮了，他同群众的关系也肯定要闹僵啦！好，无毒不丈夫！就是要将你们搞得四分五裂才叫老子心甘。你大海从土改到今天，哪时哪刻不同老子作对，今番让老子给点苦头让你吃吃！这鬼地主想着想着，就趁四下无人，偷偷把牛绳解了，把牛赶到禾田那边吃禾苗。这阴谋诡计果然得了手，闹出一场风波。可正当蚂蟥金站在一旁看热闹，暗自为大海两父子吵嘴而高兴的时候，听到林松说要到现场调查研究，想到自己那只该死的右脚，一定会在水塘的泥滩上留下痕迹，不禁心里发慌，连手里的猪屎夹也拿不稳了。他左思右想，晚饭也吃不下。等到天色入黑，便把门闩上，点亮煤油灯，装个假象，然后从后窗跳出去，穿过蕉林，窜到水塘边，使劲往泥滩浇水，要把脚印搞掉。

现在，阿志把他认出来了。

“蚂蟥金！你干什么！”阿志亮了手电，直射在蚂蟥金的猴脸上。

“噢，没什么，没什么……我在捉、捉、捉田鸡。嘻嘻……”

“嘿，捉田鸡？捉田鸡不用电筒，你骗谁！快跟我回队部去！”